



HOW

语言

LANGU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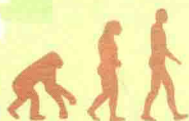
的

BEGAN

诞生

The Story of
Humanity's Greatest Invention

人类最伟大发明的故事



Daniel L. Everett

中信出版集团

[美] 丹尼尔·L. 埃弗里特 —— 著
何文忠 樊子瑶 桂世豪 —— 译

The Story of
Humanity's
Greatest Invention

人类最伟大发明
的故事

Daniel L. Everett

HOW
语言
LANGUAGE
的
BEGAN
诞生

[美] 丹尼尔·L. 埃弗里特 —— 著
何文忠 樊子瑶 桂世豪 ——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的诞生：人类最伟大发明的故事 / (美) 丹尼尔·L. 埃弗里特著；何文忠、樊子瑶、桂世豪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2

书名原文：How Language Began: The Story of Humanity's Greatest Invention

ISBN 978-7-5217-1144-8

I. ①语… II. ①丹… ②何… ③樊… ④桂… III.

①人类语言学—通俗读物 IV. ①H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61451 号

Copyright © Daniel Everett, 2017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语言的诞生：人类最伟大发明的故事

著者：〔美〕丹尼尔·L. 埃弗里特

译者：何文忠 樊子瑶 桂世豪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2.5

字数：259千字

版次：2020年2月第1版

印次：2020年2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9-4012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217-1144-8

定价：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语言不是一种本能，不是基于离散皮质“语言器官”编码并通过基因来传递的知识，而是一种习得的技能……分布在人类大脑的许多部分。

菲利普·利伯曼

献给我的导师和朋友约翰·戴维

序言

1920 年左右，在得克萨斯州拉伯克市市郊，一条响尾蛇咬死了我的外曾外公。当时外曾外公邓根和家人一起穿过棉花地，从教堂往家走，就在他告诉孩子们要当心有蛇时，突然被蛇咬到大腿。他的女儿，我的外婆克拉拉·贝尔告诉我，外曾外公遭了三天罪，痛苦地跛着腿尖叫，最后在卧室里过世。

人们无须在事发现场就知道，这条蛇一定在袭击前“警告”过我的外曾外公，因为那是一条响尾蛇。但是，从后果来看，外曾外公邓根和响尾蛇之间的交流一定是失败了。外婆目睹那条蛇咬了她的父亲，她在我小时候经常说起这件事。她经常想起那条蛇“警告”她父亲的时刻，仿佛如果可以，那畜生就会使用真正的词语。然而，知道响尾蛇会交流的人往往会把摇尾巴和语言混为一谈，将它们拟人化，并加上人类自己的诠释，比如，人们会说响尾蛇会摇动角蛋白构成的环状空心尾巴末端，发出响亮的响环声，来“告诉‘有威胁的动物’远离它们”。尽管严格来说这种行为并不是语言，但蛇

的响环声仍然携带了重要的信息。外曾外公因为未留意到那个信息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然，响尾蛇并不是唯一会交流的动物。实际上，所有动物都会与其他动物交流，互相接收和传递信息，无论是与相同物种还是与其他物种。但是，后面我会解释一下，我们不应该给蛇的响环声贴上“语言”的标签。响尾蛇的信息传递非常有效，但仅用于特定目的。蛇不能告诉你它明天想做什么，或者它对天气有什么感觉。传递这样的信息需要语言——地球上迄今最先进的交流形式。

人类如何产生语言的故事几乎不为人知，充满了发明和发现，我通过这个故事得出的结论是以一长串和语言进化有关的科学为基础的，这些科学包括人类学、语言学、认知科学、古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神经科学和灵长类动物学。然而，跟所有科学家一样，我的解读是基于我的背景。就本书而言，我的背景是自己对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语言和文化进行的 40 年实地研究，尤其是对巴西亚马孙地区的采猎者进行的研究。我在自己关于心理学和文化学交叉领域的最新专著《心灵的暗物质：文化表达的无意识》（*Dark Matter of the Mind: The Culturally Articulated Unconscious*）中表明，我不承认语言是任何形式的本能，同时我也不承认语言是天生的。

早在 20 世纪初心理学家库尔特·戈尔德施泰因（Kurt Goldstein）的著作中，研究人员就提出，不存在只和语言有关的认知障碍。这似乎表明，语言来自个体，而不仅仅来自大脑特定的语言区域。而这反过来支持了这样一种说法，即语言不是一种相对较近的发展，

它只有 5 万年到 10 万年的历史，且只为智人 (*Homo sapiens*) 所拥有。我的研究表明，语言起源于 100 多万年前直立人，并且已经存在了 6 万代。

因此，这个故事的主角是直立人，也就是当时世界上出现过的最聪明的生物。直立人是语言、文化、人类迁徙和冒险的先驱。在直立人转变为智人的大约 75 万年前，直立人社群在海上可航行 200 英里* 远，在陆上则几乎走遍了整个世界。

直立人社群发明了象征符号和语言，这些发明如今似乎仍未过时。虽然从语法上而言，其语言与现代语言不同，但那也是人类语言。当然，随着世代的更迭，智人毫不意外地改进了直立人的发明，但今天仍有许多语言使人想起人类最初所说的语言，而且它们并不逊于其他现代语言。

拉丁词 *Homo* 意为“人”。因此，任何人属 (*Homo*) 生物都属于人类。在拉丁语双名生物命名法中，属是广义的分类，其下的分类是种。因此，*Homo erectus* (直立人) 表示这个物种 (*erectus* 意为“站立的”) 是人属的一员。因此，“直立人”意为“站立的人”，这是人类的第一个物种。“尼安德特人” (*Homo neanderthalensis*) 意为“尼安德山谷的人”，因为其化石最早发现于德国的尼安德山谷。“智人”意为“智者”，而正如我们看到的，这错误地暗示现代人 (我们都是智人) 是唯一有智慧的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是最聪明的人，

* 1 英里 \approx 1.6 千米。——编者注

但我们并不是世上唯一聪明的人。

直立人也发明了人类认知的另一个支柱：文化。今天的人类，部分是由直立人的智慧、旅行、试错和力量锻造出来的。这值得一提，是因为太多的现代人未能反思早期人类对现代人类形成的重要性。

我对语言及其演变很有兴趣有个人原因。我小时候在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边界上长大，从那时起，我的一生都迷恋语言和文化。怎么可能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所有语言都至少有一些共性的语法特征，无论是表示事物的词，表示事件的词，还是用于排序和组织声音与词语的规约，或者是组织段落、故事和对话的规约。但是，语言之间的差异可能更大。然而，无论这些差异是否容易发现，它们总是存在的。今天，不存在通用的人类语言，无论在遥远的过去这样的语言是否存在。人类没有天生的语法思维模板。语言的相似之处并不源于语言的特殊基因，而是随文化和共同的信息处理解决方案形成的，并且拥有各自的演变轨迹。

但是每种语言都能满足人们的交流需求。当今世界，很多人本不应该花较多的时间在社交媒体上，但正是语言交流的需求促使人们这样做。有些人不管有多忙，都很难避免利用手头的电子设备加入一些“对话”，对自己平时不太了解也不太关心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无论是办公室闲聊，从电视中获取信息，还是与他人讨论剧本，自己阅读或写作小说，交谈和写作都让人类更紧密地融入社群。

因此，语言——而不是交流——是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分界线。然而，如果不了解语言的起源和演变，就不可能理解语言。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就语言起源的时间和地点提出了各种看法。他们想知道人属众多物种中第一个拥有语言的物种是什么。他们还提出问题：在人类历史早期，语言听起来是什么样子？答案很简单。语言逐渐从一种文化中产生，这种文化是人们通过大脑相互交流而形成的。语言是为文化服务的。

《语言的诞生》以独特而丰富的方式讲述了语言这项人类发明的演变史——从我们物种的出现之日直至拥有 7 000 多种语言的现在。这种复杂性和广度是我们物种创始的，后来演变成各地的变体，每一个新的语言社群都会调整语言以适应自己的文化。可以肯定的是，人类所讲的第一种语言也受到人类神经生理学和人类发音器官的限制。所有语言都是逐渐形成的。语言不是从手势开始，不是从唱歌开始，也不是从模仿动物的声音开始，而是始于文化中产生的象征符号。人类对这些最初的象征符号进行了排序，并由此形成了更大的象征符号。同时，象征符号还伴随着手势和声音的音高（语调）而调整。手势和语调既可以合作生效，也可以单独发挥作用，使话语中的某些象征符号——对听者来说最具有价值的符号——更容易引人注意，更容易让人察觉。这种象征符号、语序、手势和语调的系统是协同出现的，每个组成部分增加一些东西，都会使整体系统更复杂、更高效。这些元素以前都不是语言的组成部分，直到将近 200 万年前，它们整体组合为语言——整体赋予了各部分意义。语言

是由我们巨大而复杂的大脑在文化层面上发明和塑造的。¹ 大脑与文化相结合，解释了为什么只有人类能够说话。

有些作者已经将语言定义为“发明”，但又以“它并不是真正的发明。那是一个隐喻”对这个合理评价进行了限定。但是“发明”这个词的使用并不是一个隐喻。它体现了它的意思——人类社会创造了象征符号、语法和语言，而这些东西以前并不存在。

什么是发明？发明是一种文化的创造。电灯不是爱迪生自己发明的，其工作需要建立在将近 200 年前富兰克林电力学成就的基础上。没有人发明任何东西。每个人都是一种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彼此的创造力、想法、早期尝试及其所在的知识世界的一部分。每一项发明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建立起来的，语言也不例外。

绪论

太初有道。

《约翰福音》1:1

并非如此。

丹尼尔·埃弗里特

1991年一个闷热的早晨，我们乘坐一架单引擎飞机，沿着巴西亚马孙热带雨林的基提亚（Kitiá）河飞行，距离最近的城镇有200英里。我给两个身材瘦削、饱经风霜的男人沙巴唐（Sabatão）和毕都（Bidu）戴上了头戴式麦克风。通常这个时候，他们会手持8英尺*长的吹箭筒，背着装着毒飞镖的箭囊，前往丛林狩猎西貘、鹿、猴子和其他栖息于他们这片伊甸园上的动物。但是今天他们会进行

* 1英尺≈0.3米。——编者注

一场谈话，还会不时受到录音设备和音量调节的干扰。

开始之前，我再一次向他们解释，我想要他们在交谈时既说其本族语巴纳瓦语（Banawá）又说葡萄牙语。“你们相互交谈，可以谈任何事，可以给对方讲讲故事，可以谈谈参观村庄的美国人 and 巴西人，或是任何你想谈的东西。”因为我急于探寻令语言学田野研究人员趋之若鹜的圣杯——自然对话（涉及多人互动的自发交流），所以我把他们哄到这里，许以一定的酬劳。我从自己过去的失败中发现，记录自然对话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田野研究人员带着录音设备，影响了被试者对任务的感知，严重干扰了实验结果，因而往往只能得到一段既生硬又不自然的交流，没有哪个母语使用者会将其看作真实对话。（想象一下，有人让你和一个朋友坐在一起，帮你戴上头戴式麦克风，然后跟你说：“聊吧！”）

但今天，在测试录音质量时，我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之情。他们的谈话是这样开始的：

沙巴唐：毕都，毕都！今天聊聊吧。

毕都：嗯。

沙巴唐：让我们用自己的语言聊吧。

毕都：嗯。

沙巴唐：丹尼尔非常喜欢我们的语言。

毕都：是的，我知道。

沙巴唐：我先讲。之后你可以讲讲关于那只美洲虎的故事。

毕都：好的。

沙巴唐：让我们回忆很久以前的那些事情吧。

毕都：好的。我记得。

沙巴唐：很久以前，白人来了。很久以前，白人来到我们的村庄。

毕都：那些人我知道。

沙巴唐：他们找到了我们。我们将与他们一起干活。

毕都：是的。那些人我知道。

一个小时内，他们的谈话自然而然地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

尽管我离家数千英里，实验过程中汗流浹背，还要时不时地驱赶黄蜂和吸血的蚊虫，但是沙巴唐和毕都的谈话结束之后，我又持续工作了45分钟，那时我几乎筋疲力尽了。我衷心地感谢他们为我提供这一语言财富。他们带着吹箭筒和毒飞镖，笑着离开，前去狩猎。我继续独自工作，转写（写下每一个语音上的细微差别）、翻译和分析录音内容。经过几天辛勤工作，我获得了可靠的数据。我把录音、笔记和剩下的大部分分析工作交给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她陪我一路到了亚马孙。

这天结束时，我们研究小组——包括我和三名学生——享用了我向巴纳瓦人购买的豆子、米饭和西貘肉的晚餐。饭后我们围成一圈坐了下来，谈论丛林的炎热气候和各种各样的虫子，许多

虫子我们之前从未见过。但我们主要谈的是毕都和沙巴唐的谈话录音，以及我们对他们的感激之情。这是对话中的对话，关于对话的对话。

眨眼间亚马孙丛林里就日落了。不一会儿，巴纳瓦人便按照他们的习俗前来拜访。我们四人泡了果汁和咖啡，并为他们开了一包甜饼干。我们首先迎接的是巴纳瓦女性。招待巴瓦纳女性的主要是女学生，因为巴瓦纳人实行严格的男女隔离，这一做法符合他们的文化。很快，巴纳瓦男性也可以坐下了，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咖啡、果味饮料和甜饼干。我们一边吃喝，一边与这些男性聊天，主要回答他们有关我们家庭和住房的问题。就像世界各地的人每天都做的那样，我们和巴纳瓦人通过对话建立关系和友谊。

这种自然对话对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它们以一种其他语言表现形式无法办到的方式展现了复杂而又完整的语言。对话是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也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彼此，主要是因为对话在意义和形式上可能是开放的。对话对于理解语言的本质也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语义欠明”——说话点到为止，话外之意是交给听者自行领悟。语义欠明一直是语言的一个特征。

沙巴唐和毕都的对话就是一个语义欠明的例子，试看两人对话的第二行。沙巴唐对毕都说：“让我们用自己的语言聊吧。”如果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很奇怪，因为他们已经在用自己的语言聊天了。事实上，这些人很难用葡萄牙语进行自然对话，因为他们对葡萄牙

语的了解极其有限，主要用它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沙巴唐的话包含某些并未明说的意义。他说这样的话是为了间接地让我知道，他们不会用葡萄牙语进行交谈，因为他们知道我正在试图理解他们如何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交谈，并且他们想帮助我。这些话没有明说，没有显现在对话中，但隐含在了上下文当中。

同样，在“让我们回忆很久以前的那些事情吧”这一行中，两人对于他们试图回忆的事情的大致范围是心里有数的。哪些事情会涌上心头呢？仪式？狩猎？与其他部族的关系？多久以前的事情？美国人来之前？巴西人来之前？一百代以前？毕都和沙巴唐（或者其他巴纳瓦人）都了解正在谈论的内容，但其他文化的人起初并不清楚。

会说巴纳瓦语的人仅剩80个左右，沙巴唐和毕都就包括在其中。这种语言已经帮助科学界了解了很多关于人类语言、认知、亚马孙丛林和文化方面的知识。具体而言，他们教会了我们特别的声音结构和语法、飞镖和箭头上毒药的成分和制作过程，以及他们对于亚马孙动植物的分类以及与其他亚马孙人的语言联系。这些经验自然是通过分析不同社群的知识结构、价值观、语言学和社会组织等方面得出的。这些社群都像巴纳瓦人一样，花费了长达千年的时间掌握特定的生活方式。

任何人类社群，无论是巴纳瓦人、法国人、中国人还是博茨瓦纳人，都使用语言来建立社群成员和其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事实上，人类已经交谈了很长时间。地球上所有语言表现出的语

义欠明、社会关联、语法限制、意义驱动的思想表达都能追溯到早期人类，追溯到直立人甚至更早。根据有关直立人文化的证据，例如它们的工具、房屋、村庄空间结构和前往地平线外想象之地的航海之旅，可以推断出人类在大约6万代以前就开始交谈了——距今很可能超过150万年。现如今，在经过100多万年的练习之后，我们觉得人类在语言上应该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而且我们也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语言应该都发展了，能更好地适应我们的认知和感知限制、听觉范围、发音器官和大脑结构。然而语义欠明意味着在每一次谈话中，在每一篇小说的每一行中，以及在每一篇演讲中的每一句话里都包含“空白点”——未明言的、假定的知识、价值观、角色和情感。我将这些未定内容称为“暗物质”。如果没有一套共享的内化价值观、社会结构、知识关系，语言永远不可能被完全理解。在这些共同的文化和心理因素中，语言会过滤所传达的信息，引导听者理解他人所说的话。人们使用语境和文化来理解语言。人们还使用手势和语调，以解释所传达信息的全部含义。

像所有人一样，从头开始构建语言的最初的人属物种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从来没有完全说出自己的想法。完全说出自己的想法有违语言的基本设计特点。同时，这些原始人也并非只是发出随机的声音或手势，而是会用它们相信别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交流。而且它们也认为听者可以“填补空白”，可以将所听到的话与它们的文化知识和对世界的认识结合起